

兴王府

欧清煜 著



目 次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|
| 第 一 章 | 天雨血 |
| 第 二 章 | 素馨花 |
| 第 三 章 | 拜 坛 |
| 第 四 章 | 兴王石 |
| 第 五 章 | 波斯媚 |
| 第 六 章 | 郊 祭 |
| 第 七 章 | 掌中雷 |
| 第 八 章 | 烹 钟 |
| 第 九 章 | 曲水流觞 |
| 第 十 章 | 护身符 |
| 第 十 一 章 | 大体双 |
| 第 十 二 章 | 红云宴 |
| 第 十 三 章 | 演 武 |
| 第 十 四 章 | 微服行 |
| 第 十 五 章 | 乾德节 |
| 第 十 六 章 | 天命祚胤 |
| 第 十 七 章 | 祈 雨 |
| 第 十 八 章 | 生与死 |
| 第 十 九 章 | 离 弃 |
| 第 二 十 章 | 幻 灭 |

第一章 天雨血

大汉王城兴王府忽然下了一场血雨，到处臭气熏天。

不知从什么地方涌出来的团团烟雾，慢慢消散，弥漫了整个王城，弄得全城一片阴沉；一阵阵怪风打着旋，卷起地上的衰草败叶，细沙尘土，直上半空，乱飘乱舞；空气中充溢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恶臭，那些惯于品尝酒肉香味的人，对这种臭味特别难以忍受，于是胃部剧烈抽搐，大吐特吐。歌馆戏楼，酒家食府，一片狼藉，臭上加臭。宫里宫外，乌烟瘴气。

天皇大帝高祖刘一留下的南薰殿称作香宫殿，每条雕花玉柱下的通花透雕柱础都藏着龙膏白玉香炉，整日香烟袅袅，芳香沁人肺腑。如今烧尽了异国进贡的沉光香，精祇香，明庭香，涂魂香，安息香，龙脑香，百濯香，全都无用，那股恶臭无孔不入，所向无敌，所到之处，即时把一切香味化为乌有。香宫宝殿如今像一间大毛厕。

乾和殿向来是惠风和畅，风来自香，殿外周遭绕以奇花异草，彩蝶纷飞，四季芬芳。殿里那十二根铁柱，每根高一丈二尺，周七尺二寸，那是当年文武光圣明孝皇帝中宗刘晟仿效秦始皇帝铸十二铜人，由精通天道运行，善能镇妖伏魔的道家仙人特意指点立于殿内的，据称可以百邪不侵，永保皇室安宁。如今殿外只见残花败叶，不见一只彩蝶蜜蜂。无端地从天外飞来一块巨石，轰隆一声震天动地，洞穿殿顶，撞在东南角一根铁柱上，那根据说稳如泰山的柱子不堪一击，即时蠢汉似地扑倒在地，动弹不得，大殿登时塌了一角，整座大殿也都摇摇欲坠。那一下撞击，登时火星飞溅，满殿红光。那红光变成熊熊大火，冲天而去，消失无踪，直叫人目瞪口呆。

王城北芳春苑流花桥下往日碧波荡漾，流水飘香的奇景霎时之间消失殆尽。灵禽苑里的珍禽异鸟全都停止了歌舞，连那据说可以生下金蛋，稍有动静就高视阔步，昂头高叫的舞日鹅也耷拉着头，像是染上瘟病，往日雪白的羽毛如今变得邈邈逼逼。荷塘

里不见擎天翠盖，更不见玉柱竞秀，只见七垂八斜的断茎残叶。流花湖三百亩湖面上满眼是肚皮朝天的死鱼，怪风吹来，腥臭味又使空气中原有的恶臭增加了几倍，叫湖里的青蛙也难以忍受，一只只爬在湖边，作垂死的挣扎，发出一声声悲惨的呻吟。

王城西吕华苑十里红云的景象若是让大宝皇帝看见，肯定气得发昏，刚刚由绿转红的满树荔枝，转瞬之间，每棵树上只剩下稀稀疏疏的几只，落在地上的果子变成灰黑色，渗出黏糊糊的浆液，那酸溜溜的气味和空气中那种恶臭混和在一起，变得格外让人难受，只有一群群的红头苍蝇乐于品尝，因而十里长林成了红头苍蝇的天堂。

王城东甘泉苑的景象同样惨不忍睹。玩华宫使兼甘泉宫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内太师、内侍监、六军观军容使、内中尉、骠骑上将军李托，像秧鸡似的在苑内跳来跳去，心慌意乱，好像大祸将要临头似的，怎么满苑里里外外臭气薰天？怎么满眼死红死黑的脏物？这是谁搞的恶作剧？苑内奴婢杂人等全数出动，到处喷洒香水，恶臭为什么驱之不去？那些脏物为什么牢牢黏在地上，铲之不去？从招仙台到望仙阁，从裸游馆到凌波殿，从避暑亭到沉香亭，好像有股怪风紧跟左右，那股恶臭驱之不散，脏物无处不在。李托一路叫骂，弄得口角歪斜，满脑了一塌糊涂帐，担心大宝皇帝幸临而大祸临头，磨磨下巴，张口扑一声吐出一口与地上脏物相似的东西，抹了抹嘴，原来李托嗜嚼槟榔，不管什么地方，张口就吐。李托又往嘴里塞了一粒槟榔，拔腿便想朝南苑紫霞阁走去，那里住着三位仙姑，一位称作樊胡子，原住罗浮山紫霞洞；一位叫做卢琼仙，原住丹霞山碧霞洞；一位称作梁鸾真，原住鼎湖山白云洞，她们全是能通达幽明、魂游太空地府，能预知祸福的女仙。为首的樊胡子便是李托亲自引荐入宫的，以一杯圣水一丸圣药替大宝皇帝治好腰疾腿软阳痿而大受宠幸，即时被封为内御史。李托暗自高兴，庆幸自己比那个权势和自己相当，一心想把自己扳倒却一时无从下手的龚澄枢略占了上风。岂知这个拥有官御比李托还多，身兼内给事、内侍省、知承宣院、德陵使、龙德宫使兼玉清宫使，又兼万华宫使、开府仪同

三司加特进、上柱国、武昌开国男、左龙虎军观军容使、加内太师、骠骑上将军的龚澄枢，与李托谋略悉敌，早就看破其中玄机，趁机也把卢琼仙引荐进宫。这个卢琼仙原来是中宗明孝皇帝时的宫人，中宗死，便出家学仙，最终还是耐不了寂寞。论体貌才学更胜一筹。年纪虽已在三十开外，却让青山秀水将养得眉黛也如青山，柔情也似流水，而且不似樊胡子只会念几句老君律令，天师咒语，花前月下也能吟几句诗词歌赋。一次陪大宝皇帝谈仙说道，大宝皇帝只顾目不转睛盯着她，赞她花容月貌似二八女子，心旌摇动把持不定便想跟她共效于飞之乐，却又惧她是仙姑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只是手足乱舞做出些离奇古怪的动作来，手痒难耐之际又宽衣解带，似乎浑身痕痒不止，故意露出那私处来。那卢琼仙在宫中呆过，难道不懂！却只做不见，急得那大宝皇帝发昏，口中胡言乱语道：“爱卿爱卿，真个美丽如仙！”那卢琼仙知道火候已到，丹药已成，随口便吟出两句诗来：“身轻不许风前立，体白愁教月下看。”即时把大宝皇帝撩拨得热血上冒，不顾许多妃子侍臣在旁，便如饿虎扑羊相似，一把抱住那卢琼仙，做出许多丑态，口中乱嚷：“不假不假，果然身轻如燕！果真肌白如雪，滑溜溜，香喷喷，来来来，让我看个明白！”于是即时封卢琼仙为才人，内御史，比樊胡子更受宠幸。这一战龚澄枢后来居上，夺得上风。宫中还有一个宦官，叫做许彦真，此人官封内侍监，权势比李、龚略差一等，只因和中宗明孝皇帝刘晟的妃子李丽妃暗中有许多不明不白的干系，引为靠山，地位便很牢靠；兼做事勤谨，面目和善，泰山崩于前而笑容不减，因此宫中把他视作大善人。大宝皇帝把他看作亲信却又时时拿他出气。一次，大宝皇帝偶染微恙，御医奉上药汤。大宝皇帝觉得味道奇苦难以下咽，登时大发雷霆，还说药汤里必定下了毒药，喝令武士把御医推出去斩首，吓得那御医俯伏于地求饶，同时喝下半碗药汤以自明。大宝皇帝只顾喝叫：“斩斩斩！”负责宫内库库供奉的许彦真担心祸及自身，也上前跪倒求饶。大宝皇帝正在气头上，顺手拿起那只药碗，当头便向许彦真砸去。这个大宝皇帝虽然有点头晕眼花，却很有准头，药碗正中许彦真额头，登时头破血流，药碗摔在地

上，砰一声四分五裂。许彦真说声“谢皇上赐汤药，微臣定能永保无恙。”说完即以身贴地，把洒在地下的药汤舐得干干净净，然后不慌不忙拾起汤碗碎片递给那个吓得屁滚尿流的御医，说：“快去再煎一碗汤药侍候皇上。”那御医爬起来，走了，许彦真却若无其事似的用衣袖抹去脸上的鲜血，依旧脸挂笑容，执礼如仪，对大宝皇帝说：“微臣幸而不死，还能侍奉皇上。”大宝皇帝见他额角上的伤口仍然不断流血，便动了怜悯之心，挥了挥手说：“下去吧！下去吧！”自此便对他更加宠信，接着又给了他开府仪同三司、内太师的官衔，虽然权势比龚、李略逊一筹，却因时时能贴身侍候皇帝，方便处倒比龚、李胜出许多。许彦真眼看龚、李各出机心，心中早知道其中奥妙，正为自己落在下风发急，便暗暗使劲，急起直追，趁着大宝皇帝前往康州、端州朝拜龙母娘娘和六祖大师之机，引荐了正在鼎湖山白云洞修真的梁鸾真。这个梁鸾真似乎别无他能，身边也没有仙童相陪，倒有一对时刻不离左右的白鹤。白鹤号称仙禽，人们便把她当作仙姑。问起过去未来的事，她又金口难开，只以莲花指作些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手势。她那年龄也和卢琼仙差不多，体貌也略似，只是不拘言笑，似乎有些仙风道骨，大宝皇帝摸不着她的底细，心中想着和她干那事以沾染些仙气，见她那冷冰冰的样子，便没了兴趣，倒以为三位仙姑中就她有些仙家灵气，事事倒信她多些。梁鸾真入宫，与樊胡子、卢琼仙凑在一起，起居就在紫霞宫，那是大宝皇帝专门为她们兴建的修真之所。许彦真觉着自己稍稍挽回一些颓势而已，心中明白：处处随人后，终归不是办法。于是便时时翻阅心中那本《孙子兵法》，以利再战，但龚澄枢和李托在自己的心中，一个像番山，一个像禺山，若要搬掉，得花许多气力。眼前最为恼人的是：那股恶臭弄得李丽妃兴趣全无，叫他赶快出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许彦真不得不走。走出宫门，转上一条岔道，迎头碰上心中的禺山李托，李托后面还跟着一个体态么么的侏儒，他是内常侍余延业。许彦真站定，打个躬，问：

“李特进急匆匆，为的什么事？”

李托掩住鼻子，力图把恶臭拒之于吐纳通道之外，却似力有

不速，弄得气喘嘘嘘，瓮声瓮气地说：

“皇上有召，你难道不知？”

许彦真正想问个究竟，尚未开口，一个内侍飞步赶上前，抱拳躬身说：

“许大人，小人找得好苦，皇上有召，望速速前往三清殿见驾！”

许彦真虽有点忍受毒雾瘴气恶臭的能耐，却也举起袍袖，使劲在鼻子面前扇了一下，又皱了皱眉，才对李托说：

“大人必定知道皇上见召为的什么事了。”

李托仍掩着鼻子，也不开口，只指指余延业，余延业便说：

“在下不知道皇上有什么圣谕，只知各部大臣和内宫各位大人都已汇集三清殿，专等两位大人了。”

许彦真又皱了皱眉，但脸上仍挂着笑容，说道：“国家太平无事，今日却有鬼怪作孽，弄出这番景象。皇上怎么会有闲情召集臣下议事？必定是钟允章大人的主意了。”

钟允章官居尚书右丞，乃四朝元老，在高祖天皇大帝刘 时举进士及第，累迁中书舍人，中宗明孝皇帝刘晟时，曾奉旨出使楚国，尽得楚国虚实，力主明孝皇帝兴兵击楚，明孝皇帝从之，大捷，连克贺州、昭州、梧州、象州、郴州等十三州，国势盛极一时。钟允章因为有首倡之功，备受恩宠，承命为太子师。大宝皇帝即位，却擢为尚书右丞，参知政事。钟允章词藻文章时称岭南之冠，又禀性直率，口没遮拦，专好品评同僚，特别对宦官干预朝政大为不满，常常引用汉朝桓灵以后宦官专权终至危及社稷的事，讽喻朝政。自以为身居百官之首，又曾为皇上的师傅，便试图拨乱反正，一匡朝纲，时时自把自为，公然不把龚、李、许等辈放在眼内。他的兄弟钟有章也是进士出身，满腹经纶，诗赋文章和他不相上下，官居翰林学士，中书舍人，那脾气似乎比乃兄还要倨傲几分。内阁中许多官员对宦官的权势敢怒而不敢言，便把他们兄弟推出去挡头阵，有些人则为他们捏把汗，只是不好明说。龚、李二人早把钟家兄弟一言一行记在心上，也想拔除这颗眼中钉，肉中刺，时时在大宝皇帝面前放些冷箭，大宝皇帝对

这位昔日的师傅有几分敬重，倒要龚、李让他三分。龚、李也是识机的人，见暂时无可下喙，便隐忍不动，以待时机。李托见许彦真提起钟允章，又甩了一下袍袖，皱皱眉，咬咬牙，只说：

“别管他！我只道你常在皇上身边侍奉，知道底细呢！”

“哪里话！怎比得上李特进你灵通。”许彦真脸上挂着似真似假的笑容。

李托和许彦真快步流星赶到南苑三清殿。

南苑位于王城中央，高祖天皇大帝刘 兴建的南薰殿，明孝皇帝中宗刘晟兴建成的乾和殿，以及大宝皇帝刘 正在加紧兴建的万政殿都在这里。当年高祖刘 和中宗刘晟雄心未已，羞作南蛮之长，一心想逐鹿中原，不把中原取代李唐政权的朱全忠放在眼内，只把他称作洛州刺史。又特意把广州改为兴王府，自认是汉高祖刘邦之后，因而定国号为汉，兴王府的格局也效仿长安，离宫别馆多取长安宫馆旧名。朱梁政权虽有包举宇内，一统四海的念头，只是力不从心，鞭长莫及，使远处岭南的刘氏政权从刘隐开始到刘 登位，得以安享三十多年承平。南方地方富饶，江海辽阔，稻菽果蔬，珍禽异兽，奇花异木，珍珠玳瑁，似乎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宫殿越建越堂皇，兴王城三分之一为离宫别馆所占。偶有北方诸国来的使臣商贾，看到那一片繁华景象，无不惊羨。

今日的南苑虽然朱梁画栋掩影于奇花异木之间，却不似往日般的风光绮丽，乾和殿已被烧掉一角，正在兴建的万政殿仅得半墙，砖瓦木石乱七八糟地占了一大片地方，绕一个很大的圈子才到得宝石桥。宝石桥长九丈九尺，宽三丈三尺，桥分九孔，桥面巨石每块长一丈一尺，厚二尺，宽三尺三寸，每块巨石都雕以莲花宝树，仙鹤流云。桥旁护栏及望柱雕以神龙，若隐若现，妖娆多姿。越过宝石桥就是仙湖，三清殿就在仙湖东边的瀛洲岛上。

仙湖又称为药洲，北接文溪之水，东连沙澳，南有濠水与鱼藻门相通而出珠海，长宽各五百余丈，大宝皇帝比之为长安的太液池，因亦筑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岛。三清殿在瀛洲岛，高祖天皇大帝刘 时，有白虹入三清殿，群臣称贺，翰林学士纷纷作赋

题诗，最后王宏夺得头筹，奖 有加，高祖乘兴更名为“ ”，取“飞龙在天”之意，改年号为“白龙”，全国大赦，皆大欢喜。只是当月“天狗食月“，占星家视为不祥，稍稍扫兴。

仙湖瀛洲岛上有三清殿，方丈岛上有禄寿阁，蓬莱岛上有天华宫。南岸有仙童桥以通南濠，南濠沿岸百姓，在喜庆节日时，恩准进入苑内游玩。西岸有葛仙井，为当年葛洪炼丹之处。井旁有葛仙翁庙，丹灶尚在，而葛仙井则围以铁栏，禁止百姓取水。东岸有千秋寺，是皇室及宫中妃嫔、宫女、内臣每年定期潜修之所。又在三岛九洲竖立奇石阵，最著者称作九曜石，取日月七星长久照临之意。这些奇石，小者如拳，大者如船，玲珑剔透，千奇百怪，争奇斗胜，远者来自太湖、灵璧，近者来自清州、连州，其中立于瀛洲三清殿前的奇石，状似东海巨鳖，周遭似有云浪紫气，又有巨龙若隐若现，高近二丈，宽近二丈，重十数万斤，不知如何运来这里。竖石之日，听说忽然风雨骤起，空中传来雷鸣之声，湖中水突然涌起巨浪，水色山淡青而变为粉红，几天之后才复归原色，人皆称奇。有人说，是日葛洪仙翁光临，大家向他求长生不老之药，他把一粒丹药投进湖里，因而湖水变色，于是人们大喝湖水，有人精神大振，有人却拉肚子，卧床不起。人们不管这许多，把三百亩水池称作仙湖，又称作药洲。湖水与葛仙井相通。用来炼制丹药，吃了是否就能成仙，那就要看各人的缘份了。今日不知什么原因，湖水突然又变为淤红，就像一只大染缸。是否葛仙翁施以妙法，不得而知。

余延业领着李托和许彦真快步朝三清殿走去。三清殿三层飞檐，芝楣玉栋，勾心斗角。墙上贴以银箔，绘上丹鹤白鹿金狮之属，镶以珍珠翡翠，五光十色，与道家 36 洞天 72 福地景象迥异，彼是仙家境界，此为 人间乐园。李托、许彦真和余延业走进大殿，心中诚惶诚恐。大殿正中宝座供奉着太清、玉清、上清三位仙翁，鹤敞羽冠，红颜朱唇，长髯飘拂，泥塑的仙人也自栩栩如生，令人望而起敬畏之心，退而思之，便有弃世出尘之意。三清宝座下如今临时加了一张宝座，宝座坐着大宝皇帝。大宝皇帝承祖业，继父位，得以登宝座。看那神态气象，粗眼眉，高鼻梁，深眼窝，

阔嘴巴，面色白皙，耳轮长而垂珠，相面家一看就可说出一大篇此人必定大富大贵的理由。年纪不过二十出头，尽管有许多恼人的事，却丝毫没有口理万机心力交瘁的窘态，只见他腰板挺得笔直，看那个头便可料定身高近六尺，比他右首的将军吴怀恩、潘崇彻、邵廷、李廷拱、伍彦柔、暨彦赞、李承渥、陆光图等辈肯定还高出半个头；和左首几位文臣如尚书左丞钟允章、翰林学士钟有章、礼部尚书薛用丕、翰林学士王宏、谏议大夫陈守中及王珪等辈相比，那就更显其英伟了。今日的事看来非比寻常，除了内阁文武大聚会之外，内宦宦官龚澄枢、陈延寿、乐范加上李托、许彦真、余延业等辈全都来了，还有内官的李丽妃、李蟾妃等妃嫔，黄琼芝、离非女等十位所谓女侍中也依次立于左右两边厢。至于樊胡子、卢琼仙、梁鸾真一班仙姑则仙衣道袍，端坐于三清仙翁宝座的左下首，还有高僧老道如智藏大师、无觉散人、乌龙道长、铁笛真人等辈则坐于三清仙翁宝座的右下首，大殿内早有司值在三清仙翁宝座前供上鲜花时果，更于大殿中间摆上鎏金翡翠白玉宝鼎，鼎内焚烧比平日多十倍的以海外异香制作的香烛，又有内侍给所有进入大殿的人都喷上百濯香，据说这种香原是大秦国所进贡，极为难得，衣物上洒上少许，其香百洗不减，经年不散。这种香料为皇上专用，今日皇上特下圣谕，使得人人得沾皇恩。但是让大宝皇帝大为恼火的是：充盈于空气中的那股恶臭就是驱之不去，莫非那些外夷进贡的奇香全是假的？莫非被管库人偷龙转凤？得砍掉几个人的脑袋！大宝皇帝坐在御座上，拧了拧眉头，拉长了脸，心中在盘算着。大殿内所有人都紧闭嘴唇。连那些惯于口中念念有词的僧道人等也不例外，生怕那些无孔不入的臭气趁机钻入五脏六腑，但全都不敢公然在皇上面前掩着鼻子，好像都知道那个因为掩鼻而被割鼻的著名典故似的。偷眼看看大宝皇帝那拧紧的眉头和绷紧的面皮，又都心中涌起一阵恐惧，生怕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不大保险，被砍掉脑袋倒也爽快利落，要是抽筋挫骨、剥皮割耳、剜眼断舌、烹煮烤煎，那景象可就……众人心中七上八下，今日的事，似乎难以不了了之。于是许多人额头上冒出虚汗，筋肉无端抽搐起来。

大殿内静寂得可怕。当李托和许彦真走进时，脚步很轻，听来却像擂鼓，大家趁机松了口气。龚澄枢看了看李托和许彦真，问：

“李特进，许侍监，两位何以来迟？”

李托回答说：“皇上预定今日幸临甘泉宫，在下忙里忙外，恭候圣驾，却不知临时有变，龚特进该早点知会在下才是。”

龚澄枢又问许彦真：“许侍监——”

许彦真因为心中有事，以为把柄已被龚澄枢抓住，心中有点着慌，但因为久经磨炼，很快便镇定下来，回答说：

“宫中杂务都归在下打理，虽然居有定所，却是坐无定处，跑跑颠颠，终日难得清闲。今日宫里宫外有许多怪事，在下岂能在家中闲坐！在下不知今日有事，故此来迟。”

大宝皇帝挥挥手，想说什么，嘴唇略动了动，又赶紧闭上。龚澄枢不知大宝皇帝想说什么，正想开口说话，忽然听见大宝皇帝开口：

“掌灯！”

众人好像亏了大宝皇帝一句点醒，才知道这世界原是如此昏暗。大殿外云暗天低，雾气弥漫；大殿虽然宽广高大，又有三清仙翁神案的几盏神灯照临，却反而显得大殿内更加昏暗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觉得对方是鬼魅，连三清仙翁也像是阎罗殿上的凶神恶煞、牛头马面。大宝皇帝一声“掌灯”，灯未上，众人心中已看到一片光明，好像即时回到了人世间，心中顿时觉得舒坦许多。

龚澄枢高唱圣旨，数十盏白玉琉璃灯点亮，大殿内即时一片通明。但众人只觉得今日的灯光不如往日光明，灯火摇曳之际，那模模糊糊摇摆不定的影子好像幻化成许多离奇的影像，尽是断头鬼，吊死鬼，无肠鬼，折手断臂鬼……那些可怖的影像就像那股恶臭一样，驱之不去。

龚澄枢知道今日皇上心绪极差，不拿下几个脑袋便很难了结，心中正盘算着哪几个今日活该倒霉，见大宝皇帝又瞪自己一眼，便开了腔：

“各位听明白了，今日出了千古未有的奇事：城里城外，竟下起一场血雨，到处刮起腥风，奇臭难闻。皇上有旨：令各僧道大师，星算高人速速占算吉凶。内阁六部，内宫管事，务必想出禳救的办法，切莫自误。”

话音刚落，尚书右丞参知政事钟允章就挺身而出，朗声说道：“皇上，听微臣道来。皇上也曾读圣贤书，岂不闻：国之将兴，必有祯祥，国之将亡，必生妖孽。若是天降金玉，确是千古难逢。想当年尧天舜日，曾经有天雨金三日的奇事。夏禹时天雨谷三天。所以古诗说，‘安得天雨金，使金贱如土；安得天雨谷，食我天下民。’那时天下承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风调雨顺。虽说是天道难测，却亦有迹象可寻。天降羽毛，天降石头，天降血水的事，史书上斑斑可考，龚大人怎说是千古未闻？《易》曰：‘一人禄，功臣戮，天雨血。’《天占经》曰：‘陨石坠地，所下之邦，必有大战，伏尸数万。’当年吕后专权，天雨血；王莽篡权，天雨石；安史之变，天雨石如鼓。上天垂象，岂有虚妄，殷鉴不远，你难道如盲如聋，懵然不知？”

钟允章说话句句带刺，其弟钟有章想说话，不断向他打眼色，他只做不见。等钟允章说完，龚澄枢立即接口说：

“说得好，说得好，钟右丞确实说得好。在下愚昧无知，正待请教钟大人。既然说天雨血天雨石是上天垂象，绝无虚妄，请问钟大人，功臣戮，一人禄，应在谁人身上？谁是吕后，谁是王莽？伏尸数万，该在什么时候？请钟大人有以教我。”

钟允章正想说话，钟有章早站了出来，朗声说：“上天垂象，非同等闲，请龚特进斋戒沐浴，虔诚问天，自然垂应。”

龚澄枢自小身阉进宫，只以勤谨侍奉皇帝得以攀上高位，哪里读过什么书？斗嘴巧辨自然不是内阁中那些饱读诗书闯入仕途的大臣的对手，正错愕无以对答，站在他身边的一个宦官起身为他解围：

“莫要争了，天道难测，人力是无法改变的。老天已整整下了一个多月雨，又狠刮了几场大风，不见珠江水涨了好几尺？差点把海珠石、海印石连同浮丘石都冲走了。合浦那边又传来消息，

几次大风把无数渔船刮上了半空。这老天近来是有点作怪。依我看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只当海龙王吃错药，拉稀拉狠了，连血水也拉出来，造就了这场血雨。别当回事，忍忍就过去了。我就觉得那气味已经没那么厉害了。”那人边说边狠狠吸了几口作个榜样，接着问众人，“是不是？”

大家听了这话，果真作个深呼吸，连大宝皇帝也不例外，许多人脸上露出了一些宽松的神色，搞不清是臭气减弱还是久而不闻其臭。此是大宝皇帝宠信的宦官，名叫陈延寿，正想继续说话，武将班里站出一个人，只说了一句话，就给众人又送来一片愁云。他一字一顿地说：

“微臣得到消息，楚兵十万犯边，贺州、郴州危在旦夕。”

此话一出，众人愕然，连大宝皇帝也挺直了腰，盯住说话的人。那人名叫潘崇彻，宦官出身，熟读兵书，颇有谋略，曾跟随高祖天皇大帝刘平定 13 州，现在官居内中尉，西南面招讨使，因钟允章献策击楚而得 13 州，对钟颇为敬重，在钟、龚当殿争胜的时候，便站在钟允章一边，此举招来龚澄枢充满急怒的一瞪，接着问：

“潘大人身居西南面招讨使，贺州有难，将军有何话说？”

“在下回王城求援。如今马缺粮草，兵少战具——”

话没说完，只听怦一声炸响，把众人吓了一跳，那响声从大宝皇帝那边传来，又听大宝皇帝连声说：

“卜卜卜——”

大宝皇帝听得心烦意乱，便从怀中抽出一本书来，翻了几页，这举动早让时刻注意皇上动态的钟允章看在眼里，心中窃喜，以为皇上手不释卷，学习治国方略呢！岂料皇上翻了两页便把书向茶案上一扔，打翻了一只茶杯，口中又吐出几个字，钟允章听得明白，即时如遭一盆冷水当头淋下，便长长吐一口气，心中道：“不问苍生问鬼神，奈何！奈何！”

大宝皇帝当年跟随钟允章读书，背了些子曰诗云，便感到厌烦，说背诵那些东西是穷搭大的事，无非想科举登第，闯入仕途；寡人出生于帝王之家，何须为升官发财操心？钟允章教以齐家治

国天下之道，反复说为君者忧百姓忧天下才无忧自身，大宝皇帝却认为君主权力至高无上，代天行罚，谁敢不听？何须自忧！那大宝皇帝无心钻研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，却喜欢阴阳五行占卜星相之说，常常怀揣《甘石星经》、《鬼谷算经》之类的书，时时研读，钟允章无可奈何，只看作是父子相承，不教而善，天赋禀性，人力无法改变。当年中宗明孝皇帝也喜欢龟卜星算面相之学，直到病危，仍然手执卜算经书，亲自为自己测算命运。临死才稍有省悟，投书于地慨然长叹道：“我听说彭祖八百岁仍然埋怨自己寿命不长，秦皇汉武求仙的事我也听说了，自古以来未听说有谁长生不老。人生数十年，我虽未能一统天下，亦不失为风流皇帝。天降之灾，我自当之，又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！”说完腿一蹬便去了。钟允章饱读诗书，偏偏对星算之学毫无心得，对中宗明孝皇帝和大宝皇帝未能给以点化，反而忍不住唱些反调，这便注定了他的命运。

龚澄枢、许彦真、钟允章那几个有幸接近大宝皇帝的人知道那“卜卜卜”的含义。龚澄枢心领神会，即时传谕：

“各位仙翁道长大师听明白了，皇上谕旨，请各位拿出绝学，认真卜算，这场红雨怪事主何凶吉？测算无误的，皇上必定重赏。”

大殿内即时多了些生气，嗡嗡声响个不停，文武大臣中有些不识事务的如钟氏兄弟者流，显出不屑之色，但多半还是巴望老天垂爱，赶快送些祥云惠风，把人们从地狱般的乌烟瘴气中救拔出来，更希望恶兆不再，吉祥永在。众仙姑道长大师星算家尽皆显出得意的神色，跃跃欲试，却好一会无人敢先拔头筹。待到大宝皇帝显出几分不耐烦，拿眼扫视了众人一番，最后把目光停在樊胡子那班仙姑身上时，即时便有三四个人一齐站出来，显然他们不愿让女流占了上风。只见一个头戴青色抹额小帽，身穿青色长衫的干瘦老者叮咚一声抖擻一下手中的几枚铜钱，抢先开口道：

“各位见谅，在下占先了。待小人为皇上一卦，即时便知吉凶。”

那人原来是兴王府里有名的金钱卜大师，人称金钱神算了。此老自称已经 98 岁，可步履轻快，声音响亮，看样子大概也就六十开外。他的称得上神算而众口相传的业绩是当年高祖天皇大帝刘 遣兵交州，众人皆以为路途遥远，交州兵多将广，节度使曲承美又凶悍善战，此战必败，不如遣使和亲结盟为好。此老却以三枚金钱卜算此役必定取胜，曲承美无能为力。攻战数月，果然攻破交州，擒曲承美，高祖天皇大帝大饷将士，并御书“金钱神算了”以赐此老。此老一时名声大噪，前来恳求卜算的人挤破门庭。今日此老也要争个上风，金钱落地，叮咚脆响，三次之后，神算子屈指计算一番，三皱眉，三扬眉，欲言又止者三，弄得龚澄枢也沉不住气，催促道：

“老神仙请快些道来！”

这位老神仙老半天才慢悠悠地开言：“待小人慢慢道来。从卦象看，一掷两背一交，两交一背，三交无背；再掷两交一背，一背两交，三背无交；三掷一背两交，三交无背，三背无交。这卦象十分奇怪，幸亏小人见微知著，洞察幽微，方能知其吉凶。虽然卦象凶险，小人略施小技，必能逢凶化吉……”

这老神仙口中念念有词，没完没了，那声音也越来越低，模模糊糊，让人越来越难听清，反觉其内涵越来越深奥，反复琢磨，只能听清一星半点，无非说天降异兆，金钱背交相敌，最后背纹略占上风，虽有点虚惊，最后可保无事，但也别忘了禳救。那禳救之法简单得很，不必慌张，只须在高祖天皇大帝刘 陵墓前神兽下埋下黄金九百九十九锭，即可保平安无事。众人听后嗡嗡议了一阵，龚澄枢恭请大宝皇帝定夺。大宝皇帝点点头，吩咐照办，又即时赏给那老神算一锭金子。

众人见那老神算轻易得了奖赏，大受鼓舞，七八个神算者一齐拥出来，高举各种神算灵物，哗啦哗啦嚷成一团。龚澄枢见一个汉子手抱一把花束，把脸埋在花朵中间，神态自若，全无人人都有因为吸入恶臭气味的那种痛苦神色，心想此人必定有点道行，善能解危除困，即命他上前。那人大步跨上两步，先向大宝皇帝行跪拜礼，然后向众人三鞠躬，礼毕，仰起头来，众人看清

此人原来是个瞎子，看样子也有五六十岁了，只听他像唱歌似地说：

“清者清，浊者清，香者香，臭者臭。花开自开，花落自落。恭请皇上，闭上眼睛，摘花一朵，吉凶自明。”

众人见他径直走到大宝皇帝面前，把花束呈上。大宝皇帝拧转脸，随手摘下一朵花。那瞎子又开口唱道：

“大汉皇帝，奉天承运！手中花朵，来岁还比今岁红。”唱吧，请大宝皇帝把那朵花放在鼻子下闻一闻，接着问：“皇上，香自香，臭自臭，这花是香还是臭？”

大宝皇帝闻了几下，沉吟了片刻才回答道：“不臭，亦不香。”

那瞎子上前说：“香亦不香，臭亦不臭。皇上此话恰中《易》理，大吉大利。恭请皇上把花朵还给小人。”

那瞎子从大宝皇帝手中接过那朵花，又说：“敢问皇上，如今还觉着恶臭攻鼻吗？”

大宝皇帝略一思索，便说：“似觉略好一点。”

那瞎子即时唱道：“好好好，不好亦好，好上加好。皇上圣手摘花，摘得蓓蕾一朵。所以不臭亦不香。皇上别烦恼，别彷徨，等到明朝花齐放，一片芳香好时光。小人小术叫花卜，百试不爽，百试不爽！小人恭祝皇上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！”

那瞎子说完，又深深向大宝皇帝拜了三拜，便站定了等着赏赐。大宝皇帝开言：

“把你那花给朕一朵。”

瞎子递上花束，大宝皇帝摘了一朵开透的，放在鼻子下使劲吸了一口，便说：“你好像有点本事，朕觉得舒坦多了。”转头问龚澄枢：“你等以为如何？”

龚澄枢也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：“托皇上洪福，微臣亦觉得舒坦多了。”转头又问众人：“各位以为如何？”

众人叽叽喳喳议论了一番，随即有人回应：“舒坦多了，果然舒坦多了。”

大宝皇帝立即命人赏给那瞎子一锭黄金。那瞎子还未就位，一个罗锅老者走上前，众人见他把大敞一扯，把背上的行囊露出

来，露出一个神龛。和他争先的卜算者即时退后，那人原来是个卖鬼卜者，神龛里有一个面目狰狞的神象。龟卜、甲骨卜、鸡骨卜、掷石卜、金钱卜、竹卜、花卜、草卜以至羊卜、牛卜、狗卜、鸟卜、琴卜、盆卜、筷子卜者流，全都不肯与卖鬼卜者争胜。卖鬼卜者不同寻常，常人不敢为。必须先自残以买通鬼神，然后物色活人，多半为穷人无以活命，或死囚无法活命，或被恶贼劫来难以活命者。卖鬼卜者买来后，断其肢体，挖其心目，割其阳物，以血涂其身，用火烘干，再敷以桐油石灰之类，制成神像，放进神龛，称作阎罗使者、地藏王使者、龙王使者、二郎神使者，诸多名目。占卜时，卖鬼卜者用木槌敲击神像的天灵盖或肚腹，听其声音以占休咎，据说非常灵验。卖鬼卜者又故意神乎其技，轻易不肯为人占卜，必定是大户人家出了大事委决不下，出高价钱去请他，还得打醮以酬鬼神，大肆铺排一番他才肯光临。卖鬼卜者一向独来独往，今日直闯三清殿，许多人便吃一惊，不知是谁引荐。那卖鬼卜者向大宝皇帝拜了三拜，接着抱拳向众人行礼，众人却未能看清其真面目，一项结顶齐眉黑帽子包住了脑袋三分之一，两边鬓毛与上唇下巴的胡子连成一片，遮住了脸部的大部分，鼻孔朝天，眉毛有寸把长，小眼睛藏于眉毛下，发出两点阴冷的光。忽然他的胡子动了动，便听到阴冷的声音：

“皇上想知吉凶，只问小人便知。”

大宝皇帝也知道有卖鬼卜者，却无缘见面，今日看见真有这等人物，大感兴趣，精神一振，便向卖鬼卜者招招手：

“近前来，近前来！”

卖鬼卜者趋前数步，大宝皇帝又说：“再前来，让朕看看你那神像。”

卖鬼卜者直走至大宝皇帝三步之遥，即被吴怀恩、潘崇彻和邵廷一止住，吴怀恩官居内中尉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西北面招讨使，宦官出身，四朝元老，最受大宝皇帝宠幸，谋略还在潘崇彻之上。那邵廷一官居内中尉，总典禁卫军。三人身负保卫皇家重任。三步之内，伸手就可取人性命，专诸刺王僚，蔺相如、唐且威服秦王，都在三步之内，岂能不防！那卖鬼卜者当即站定，取下背上